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五

錢唐 厲鶚 大鴻

程振華藏先秦貨布記

古貨幣自太公立九府圜法始有泉名而刀布爲泉別種則高似孫緯略有商貨莊布商貨四布已在太公前卽齊亦有太公貨刀及卽墨齊公貨刀今世尙存周禮亦有邦布之目秦兼天下錢用半兩漢錢用榆莢四銖莽世始用布貨十品皆不著地名廣陵友人程君振華好鑒古物能識古文奇字一日過市見有售古布者首狹足歧朱綠如繡諦視皆古篆詰曲不可卒辨乃解囊買之歸細釋其文得二十有七種皆著地名以漢書地理志考之則屬京兆尹者一曰鄭屬河東郡者四曰平陽莽曰香平曰北屈莽曰朕北曰屈邑應劭所云南屈也曰蒲子屬太原郡者三曰茲氏莽曰茲同曰祁莽曰元曰上艾屬上黨郡者三曰長子邑曰屯畱曰襄垣莽曰上黨亭屬河內郡者一曰溫屬河南郡者一曰梁邑屬東郡者二曰博平莽曰如睦曰陽平屬陳畱郡者一曰尉氏邑屬汝南郡者一曰安陽莽曰均夏漢中郡亦有安陽未知孰是屬南陽郡者一曰魯陽屬魏郡者一曰武安莽曰桓安屬常山郡者一曰九門莽曰久門屬涿郡者一曰涿屬平原郡者二曰高唐邑曰羽莽曰羽貞屬臨淮郡者一曰輿莽曰美德屬北地郡者一曰馬

領邑屬遼東郡者一曰文邑莽曰文亭屬楚國者一曰
梧屬泗水國者一曰于邑于時識者莫不以爲此漢物
也程君以詢予予曰此元吳郡陸友仁著硯北雜志所
稱爲先秦貨布者也夫漢旣用圜法矣史不聞其行刀
布也莽好更革雖行刀布漢地名必不用惟秦分天下
爲郡縣而又去太公行刀布時不遠貨布之作殆是此
時後更而爲錢其郡有爲漢設者或邑名仍秦舊分屬
耳若友仁所得曰屯雷曰安邑全貨曰平陽曰高陽曰
安陽其餘文友仁亦不能盡識今程君所得者無安邑
高陽兩種而辨別其文如此之眾洵乎能識古文奇字
不減楊南仲薛尚功一流人矣

五百羅漢殿記

在昔涅槃經義謂有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值盜攘去并
剋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或告之曰靈鷲佛氏能
救汝若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舍至大林精舍
佛爲說法各證阿羅漢果夫所云阿羅漢者大論云阿
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賊破復次阿羅漢一切漏盡
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又阿名不羅漢名生後
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法華疏云阿颺經云應真瑞
應經云真人皆無生之義也或言名含三義無明糠脫
後世田中不受生死果報故云不生九十八使煩惱盡
故名殺賊具智斷功德堪爲人天福田故言應供要而

論之修六度之梵行標三乘之通號均爲超越凡倫優入聖域者矣後世寶坊琳宮徧閭浮提界然非名藍巨刹則五百應真之宇時或缺焉雲林向爲五山十刹之一百棋千櫺霞開鳥翥承薨繞雷虹拖蜿垂其西禪堂之下爲羅漢殿創于何朝未詳所自具德大和尚來主法席中興締構實建今處時順治戊戌也逮今乾隆癸亥八十餘年榱桷頽瘁法身再立主僧巨濤慨焉憫睇廣募檀施精心建立幽祇協贊歛人汪光祿應庚獨獎勝緣爲布金之須達一切興作咸委巨公于是百廢修舉而羅漢殿工未竣適光祿奄逝令子明州守起踵成之像設閑安四周列坐妙相莊嚴奕奕有生氣飛梁八

樊榭山房文集卷五

三

維環楹交峙寶壇回互殿如田字之形俗因名曰田字殿吾杭梵宇以百數有此殿者惟淨慈雲林今淨慈悉已阨頓而雲林金碧丹黝慈容統序東西向背毗接偶居嚴飾之工常畱花窟夫佛示像法因垂像教故金姿寶相月面蓮眸皆無爲之寂不盡之靈之所託也今五百應真因苦願力普攝無邊散處山林分形顯化作人間福田亦所以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則凡見形而入道者于茲殿之興廢所係豈不重歟殿旣成巨公乞言于予予肅瞻靈儀敷具頂禮契正覺之冥符儼法相之常住敬刊元石而爲之記

佛氏之有輪藏自梁傳大士始也嗣後叢林效之且徧天下俱供大士像於中雲林輪藏殿具公始建於順治庚寅迄今幾及百年棟宇頽廢所謂輪藏者亦歛傾摧剝而不能轉乾隆庚申新安光祿少卿汪君上章來游茲山慨然以重興爲己任而以是殿爲之首落成之日予適過寺見夫傑構翔空若地湧出入門神聳則如天樞激而坤軸動月駕旋而風馭行瑤窗寶網眩金碧于無定天龍帝釋儼生氣以飛空徐而察之則集眾有力負之而趨且聆夫大聲起于足下又如良霄歌鐘之擊窟室袁氏鼓角之鳴地中偉矣哉象教之力宏矣檀護之施廣矣主僧巨濤和尚謁予文以爲記予惟傅氏之

設輪藏轉經也然三藏十二部卷帙繁而重皮之于輪非數百人莫能轉今所供者諸佛菩薩像則數人能勝其任況轉佛卽轉經乎且佛氏所重者以心轉境不以境轉心故云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若夫成住壞空大地山河皆太虛中一微塵耳何有于輪昔村婦薦夫財少而輪自轉則其能轉有不係于輪者惟此心之精誠歷劫常存亦歷劫常轉汪君之輪財巨公之集事可云轉大法輪將有不與土木丹青俱敝者矣于是乎書

清繞橋新建春淙亭記

清繞橋當鷺峯之陰跨北澗之上對理公巖之口橋舊無亭乾隆癸亥巨公重新雲林寺飭餘材賸甃成之登

斯亭者仰挹山翠俯聽泉響炎曦陰霖有所庇而物色之奔赴若天造而神輸也巨公問名於予予以合澗橋舊有春淙亭蓋取蘇文忠兩澗春淙一靈鷲之句見具廷臣清江文集中今亭廢久矣宜移其名於此巨公曰昔亭之澗合而今亭之澗分昔亭廢而名存今亭新而名舊天下推移起滅之幻有如是乎然其爲春淙則同也當夫天根見秋潦縮斯澗也若斷若續涓流如發其聲滴瀝幽咽或有時而涸四顧林谷萬籟悄然此非君子之潛德未施而吾宗之憩寂入定時耶若夫土膏脈動山澤迺通斯澗也如風雨交作震動巖岫又如奏洞庭之樂五音繁會琤琤激盪自近而遠此非君子之乘時利見而吾宗之當機倡導時耶以是名斯亭也意深矣遂書以爲記

揚州馬氏墓祠記

揚州馬氏墓祠之立有年矣吾友曰楚本生妣洪太君卒將葬且耐祠焉於是敘述顛末謁文於予以爲記予惟古之宗法廟制唯世官世祿得行之匪是則薦而不祭禰而無宗今家自爲祠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能言者推原其報本反始義以起禮予又安敢以固辭君族爲新安祁門著姓曾祖考諱夫級明季諸生甲申後山居讀書不復應有司試鄉里高其節卒葬皆在祁門祖考始來居於揚性故寬厚長者遇事多抗直以義

幅利以已急人合古之獨行晚游天長縣東之鄉溝橋
樂其川原清曠有終焉之志乃經營生墳手植松柏左
林右泉秉氣辟非青鳥家僉曰吉冢復買田若干畝結
屋數椽田將以供祀事屋所以藏槨秭也暇時或往避
暄其中琴言酒歌若忘其爲遷化之宅者人以爲知命
其歿也竟偃歸於是此馬氏之墓所自起也君考早卒
立君爲後本生考能承先志益恢其緒念墓田丙舍吾
親所構體魄旣藏魂氣猶應棲此因規其屋後之隙地
爲祠三楹門宇清謐有翼有容奉其父若兄之主歲時
享祀惟謹且俾其後人世修之勿替此馬氏之祠所自
起也今世葬祭多不循古漸若怠愒禮言葬有定期葬

樊榭山房文集卷五

六

之日虞明日耐于祖父若是其敬且慎也馬君於洪太
君之喪同其二弟哀子曰瑄曰璐盡力爲葬距卒僅踰
百日又舉耐祭之禮先是君所爲後之妣與本生考之
卒也亦然不已近之乎或曰君祁門人也不遷之祠尙
在故里當載主以行祠不得與墓合是又不然古諸侯
之支子爲卿大夫或自他國始至者俱謂之別子族人
宗之故禮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今宗法雖不能
及遠而馬君之祖始遷於揚實符別子之義君承祖重
爲世嫡長子繩繩不已後日以蕃收族瞻宗將兆於是
而亦何疑之與有夫祖宗之嘉名美譽子孫之冕服也
生人之孝慈恭儉日用之菽粟也君是舉也歸美於親

而不用勞於己而不匱事準乎今而不悖於古皆可
以書獨媿予文之蕪陋不能以殫君之意也墓去祠東
南二百餘步上爲君之祖考諱承運妣胡太君汪太君
附葬焉同域而異封元配張太君早卒葬祁門故不得
從左之下爲考諱恆妣汪太君合附焉右之下爲本生
考諱謙今之合附者洪太君也祠之粟主位次亦如之
而進張太君於祖之左

杭可菴先生遺像記

古者人子之於親亡也爲之旗以識之爲之重主以依
之爲之尸以祭之至漢氏以來迺有畫像雖非古制實
寓生存遂相沿不能廢宋之先儒有恐似他人之議則

樊榭山房文集卷五

七

畫手不可不工也晉荀勗於鍾會新宅門堂作太傅形
象衣冠狀貌如平生會兄弟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宜會之不克終也太傅開達理幹一時俊偉幸得勗筆
傳寫會應居此宅朝夕奉侍以思克嗣何至一慟之餘
閉置勿視隋徐孝肅生不識父問母知狀求工圖寫構
廟定省夫孝肅早傷孤露猶於豪素髣髴見之況遠事
膝下於親之像使有苗髮不肖揆之孝子之心必有怒
然大不安者杭君堇浦尊甫可菴先生歿十餘年先是
有遺像一幀須眉都似神明不存堇浦每低回追慕不
足於中也會同里黃君西濤善貌人堇浦出遺像拜請
重摹之摹成請鶚爲之記猶憶鶚弱冠時從先生游堇

浦小於鶚四歲耳先生眸子朗然美須髯冲虛恬淡不自炫暴鶚於先生爲後進于堇浦爲密友先生命其少子執經於鶚而堇浦亦時相過以文辭往復先生性喜讀書手自綴輯至數百卷嘗指堇浦謂鶚曰吾老矣炳燭之光恐難爲繼他日此子必能卒吾志今堇浦甫強仕學成而名立鶚自顧行業無少長進在苒已二十餘載展先生遺像酒闌燈炮前語猶栩栩唇吻閒洵非西清之畫之工不至此承堇浦請不敢以不文辭懼違孝子之心也於是乎記

益山小隱圖記

吳興竹溪沈襄敏公五世孫繹旃與其兄東甫弟幼牧

樊樹山房文集卷五

八

篤志學古自相師友繹旃爲人淡靜息于榮進衣裾不肯撇公府門乙卯夏閏子偕杭大宗過其居見繹旃方輯補水經注條析件繫卷袞縱橫雲鬢而葉委也几間陳盆池泓然停碧涵拳石爲山卧起對玩而自號曰小隱啓視牖以外環吳興之山若弁若道場若金蓋若浮玉若峴若衡若大小玲瓏古高人畸士之饗奇嗜幽者寓跡不下數十而繹旃惟益山之耽豈以諸山近或十里或數十里彼巾車駕舟勞焉而不足此左圖右書逸馬而有餘乎蘇文忠公守是邦遊飛英寺得句云益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自非親至吳越間不見此景乃文忠旋遭詩案追赴御史臺悽然欲以浙西爲桐鄉其於

盆山之景僅付夢想繹旃得專是以自娛曰小隱亦宜矣且物之大小在心不在境芥子須彌豪髮大千禪人之所詫焉者也元平江韞上人植樹石於盆盎謂之些子景丁孝子鶴年爲賦詩有氣吞渤海勢壓崆峒之語繹旃近訪悅首楞嚴妙義題其室爲三無漏則圖盆山而籍之豈猶存小之見乎吾知繹旃隱趣自此采永也已

空山耕巖草堂圖記

空山耕巖草堂圖記

有明末造黨禍大興東南人士倡復社以繼東林者麤集景附實蕃有徒或文字競標榜或聲酒馳意氣或敗羣同時或隳行晚節或孤行己意轉喉觸諱不幸爲宵

焚榭山房文集卷五

九

人所中傷摧落惟宣城沈徵君貞文先生潛躍有時始終一節兩劾武陵之疏石齋媿其先幾南都防亂之揭樓山衍其餘論抨巨姦於闕下非以市直聲逃名捕於空山非以希倖免卒之滄桑既定蜚遞來歸爲義熙之亮人主月泉之精舍此耕巖草堂之名所以聞于天下者也草堂去宣城郡郭五十里在麻姑山下聞孫樗厓高士幼嘗侍先生讀書其中先生下世距今六十餘年樗厓齒八十有三時以貧故出遊吳楚閒意未嘗一日忘草堂也今年夏來寓湖上出所爲圖以眡予并爲予道當日事方己亥海上之變江南高門縣薄之家多闡于天命知昧陵母謬附螳鋒同膏齊斧昔之吹樓賭墅

再過之侈爲煙礫矣昔之嘉卉美箭再過之倒爲束薪矣獨耕巖草堂爲清門世守更數世無恙蓋由先生學識之邃德性之醇氣節之高故能皜然全其爲莊烈愍皇帝所辟召賢良方正之身以相見於地下於戲堂構如新清風長在扶康成之杖闔門不出撫幼安之榻著膝皆穿鸚不敏宅日過宛溪尙能敬弔先生而爲樗厓賦之

三十六鷗亭記

趙君谷林爲亭於西池之上名以三十六鷗姜白石云張平甫放三十六鷗於松江予不及與盟谷林取之意有在於盟鷗也夫鷗之爲物也翛然而清眇然而遠褶

樊榭山房文集卷五

十

翳之所不得掩矰繳之所不得加籠檻之所不得繫紮飼之所不得馴嬉游於隈渚滅沒於烟波舉物之無機者莫鷗若也海上之人有好鷗者每旦之海上鷗鳥從之游百數而不已其父欲取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石虎世所稱剛鸞忍人也佛圖澄視之如海鷗鳥此無他動於機與冥於無機者之異也虛舟之觸舟也褊心不怒益以一人則忿而鬪是何也彼一虛舟也此亦一虛舟也是故佛圖澄一鷗也石虎一鷗也由是觀之舉世一波也萬物一鷗也吾無辨堅白無所用其辨吾無巧棘猴無所用其巧吾無鬪投蓋無所用其鬪吾無譖掇蜂無所用其譖物之伎於吾無所用故吾

於物無不習也汎汎乎飄飄乎若遠若近載沈載浮於
天地間焉往而不得鷗之樂斯已矣今試與君登斯亭
而肆望目接乎漣漪神清乎皎鏡賓一鷗也主一鷗也
以鷗盟鷗猶春秋以諸侯盟諸侯也今將與君言鷗盟
時爲鳥者壇邪呀爲淵者坎邪鼓柷鳴榔者方明邪葭
之贅萍之靡魚之乘空者牛耳桃菊邪酒鎗茗盃之雜
陳者敦槃邪歌濯纓謳采菱者載辭邪穴風灘雨之變
幻者大神邪盟曰所不與鷗同心者有如白水

松吹書屋記

易云撓萬物者莫疾於風至於木尤撓之易者也莊子
云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至於松尤吹之清者也若淵

樊榭山房文集卷五

十一

明之逕貞白之庭多好種之其所寄有遠出於埃壘之
表者乎予少耽闕寂頗同此好春時嘗坐西溪永興寺
前地多古松蒼然如毅夫介士離立拱揖青髯交蓋微
漏日色條風徐至徘徊而披薄有聲起於纈末如餅笙
吟如澗泉咽怡神澹志殆難爲狀俯視林影參差久而
後靜焉又嘗冬夜宿焦山松寥閣山之松之多且古不
減西溪檻外下臨大江夜將分天風蓬蓬入林杪噴灑
鼓怒龍鳴鼉吼猛雨激雹挾以迅濤幾欲捲禪榻而去
起窺破窗明星磊落三五而後悻魄始定蓋予之聽松
于是極其趣也然未幾羈遊於城市汨之以譁囂喧卑
之俗欲求向二境者獨坐嘿存曾不得其髣髴乃歎淵

明貞白所好之專而予視之爲有媿矣夫杭君堇浦題其書堂曰松吹而實無一松豈有所託而云然歟堇浦學殖宏富著書滿家方今開延閣拓石渠以來文學士堇浦起而獻聖主賢臣之頌歌中和樂職之詩鏘洋鏗鉤聲滿宇宙若夫礪壑之材淒疎之響此特山澤臞者藉以自娛而何足以畱堇浦雖然無聲之樂謂之至樂無耳之聽謂之至聽好松而不能致予與堇浦同堇浦坐斯堂而據硯北齋心服形竊乎其若存嗒焉其若亡淵明貞白之風來自無何有之鄉固非予之所得而跂也姑應堇浦之命記之

世宗皇帝御製

樊榭山房文集卷五

七

舟庵者吾友吳可堂比部顏其錢唐城東僑居西偏之屋蓋本其尊甫先生生平所自號也可堂之言曰余家歛之溪南自先大父卽寄籍仁和爲諸生先君早列膠庠試必高等性喜吳越山水每扁舟出游於杭之西湖尤注意焉水光山色朝酣夕飫曾有吟草一編藏之篋衍及垂老倦游時時寤想不置不肖因買武林屋已諷日將奉先君來此稱八袞觴於湖上用博老人一笑不意前數月遽棄養痛可言耶服闋移家因以先君自號署此屋用以寓風木之悲云爾子可爲我記之否予謂之曰君子於親之亡也思其居處思其嗜好若可堂之爲蓋有合於此也曾子不忍食羊棗嗜好也而居處不

存焉東坡改宜興獨山爲蜀山居處也而嗜好不存焉夫嗜好之在物者莫清於山水居處之在山水者莫宜於舟先生之以舟爲庵也無往而住隨寓而安之達觀也可堂之以庵爲舟也有願未伸觸目驚心之孝思也屋之外有池淪漣有石谿訝槐柳桐竹之屬列植而交映先生儻神游其中風晨月夕徙倚軒檻與波上下以爲舟也可以爲庵也無不可而可堂之心不且少慰矣乎先生諱某字雲襄縣學生贈刑部貴州司主事

秋聲館記

符子聖幾築館於所居堂之右偏地可半畝有屋爲楹三翼然其榮呀然其背罔然其牖宜燕坐也後夾以二

樊榭山房文集卷五

五

箱制陋而幽宜憩息也怪石錯逕雜花扶闌前隙地之東西有二古桐負垣立高可造雲不風而風不雨而雨歛景赫曦其外形形其中淒淒若招拒行節風至雨歸慘慄刁調如臨空巖而汎涼波予爲贈曰秋聲所以志也陶學士清異錄記奉使入廣陵界有碧蘆數畝隱小室其中榜曰秋聲館意主人亦雅士或疑是名襲耳夫蕭叢假節浦漵交倚披薄蕩蕩泪梢瑟瑟擢工戲子聽而樂之未若茲桐不爨不斷外豎中虛減瑟足琴之韻恒寄於空遐寥朗之閒而知者或希則擢工戲子絀其聰矣予輩文字之徒五三人茶會爵勝於其下雄談豪辯高哦長謠相閒作若與桐互答昌谷秋室之中無俗

聲信矣哉乃若符子之自處則有進焉秋以爲韞聲以爲警斂華返實而隕落是懼則予曳袂剝啄而來亦庸以憬然悟遽然覺斯館之築爲不徒也已

樊榭山房文集卷五

十四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六

錢唐 厲 鶚 太鴻

秋日遊四照亭記

四照亭在 聖因寺後孤山巔宋辨才師有四照閣懷少游學士詩周少隱太倉稊米集云關氏四照閣在孤山部使者至京神宗問關氏四照閣何在部使者失對按關氏名魯錢唐人生六子皆舉進士景仁景山最知名孫澥注洺等亦以文著閣蓋其家所勅闢世既遙蕪沒莫辨此四照亭之始為四照閣也今上御宇之初以西湖 行殿為寺尚書彭城公建旌於浙政優人愉領賓類眺山環水合謂地宜亭揭其名

樊榭山房文集卷六

一

者無以易乎關氏之舊至徹

上聽

御書雲峯四照四大字以賜於是刻之金版懸之繡楣山祇水仙抃駭訶衛此四照閣之復為四照亭也闕逢攝提格壯月之二十一日潦畢秋淨命舟嘯侶經乎禪窟入乎獨園梁空水而鶴影丁椿據盤石而苔花駁犖仰睇巖際勝貪勞惛少休而上踐側燈之棧齧陟樓臺之嚶嶂穿步欄之迤逶歷密林之葦葦再休而至于亭憑闌列坐秋事大獻獻於目也翠澈澄鮮山含涼煙獻於耳也離蟬碎蛩咽咽喁獻於鼻也桂氣掩夔塵銷禪在獻於體也竹陰侵肌瘠癯以夷獻於心也金明瑩

情天肅析醒若夫湖濬盡處萬雉所環中有走輿飛蓋之倫慮焦於民事居奇挾贏之子內熱於貨財識秋之真富秋之暇佳時勝履正屬我輩曷可無述同來者麟徵師李聖幾

九日行菴文讌圖記

行菴在揚州北郭天寧寺西隅馬君嶸谷半槎兄弟購僧房隙地所築以爲遊息之處也寺爲晉謝太傅別墅西隅饒古木鬱陰森入林最僻不知其近郭菴居其中無斲礪髹采之飾惟軒庭多得清蔭來憩者每流連而不能去乾隆癸亥九日積雨旣收風日清美遂約同人咸集於斯中懸仇英白描陶靖節像采黃花酌白

樊榭山房文集卷八

二

醪爲供乃以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陶陶衍衍觴詠竟日旣逾月吳中寫真葉君震初適來羣貌小像合爲一卷方君環山補景命曰九日行菴文讌圖裝池成將各書所作於後而屬鸚爲之記按圖中共坐短榻者二人右箕踞者爲武陵胡復齋先生期恆左抱膝者爲天門唐南軒先生建中也坐交牀者二人中手牋者歛方環山士庶左仰首如欲語者江都閔玉井華也一人坐藤整撚髭者鄞全謝山祖望也一人倚石坐若凝思者臨潼張漁川四科也樹下二人離立把菊者錢唐厲樊榭鸚袖手者錢唐陳竹町章也一人凭石牀坐撫琴者江都程香溪先生夢星也聽者三

一人垂袖立者祁門馬半槎曰璐二人坐瓷壑左倚樹右跛脚者歛方西疇士唐汪恬齋玉樞也二人對坐展卷者左祁門馬嶰谷曰瑄右吳江王梅沂藻也一人觀者負手立於右江都陸南圻鍾輝也從後相倚觀者一人歛洪曲溪振珂也童子種菊者三人樹閒侍立者一人撰杖執卷者各一人其植有蕉有竹又有雜樹作丹黃青碧之色紀時也夫重九佳名舉俗所重而高常侍歎獨坐以搔首陸天隨感登高以數門無其時地與人耳今吾儕幸生太平遇勝地又皆素心有文之侶固爲人世不可多得之會而此十六人或土斷或客遊聚散不常異日者歲月遷流撫節物以有懷一披此圖

恍如晤對將來覽者或不異此意乎

樊榭山房文集卷六

三

佛日淨慧寺遊記

杭諸山起天目蜿蜒翔躍數百里羅於城西南眺青矚碧其名最夥跳而之北郭是爲三山曰臯亭黃鶴臨平著勝幽謀地偏境奧游者罕至佛日淨慧寺在臯亭之陰黃鶴之麓距臨平十里而近念宋蘇文忠秦太虛楊次公司馬才仲元鮮子伯幾皆屢及於是述之詩筆與山並壽不可以不遊發興於甲寅月正九日約王瞿曾禎丁敬身敬汪師李流同舟出郭門搖兀五十里過赤岸桐扣進湯家堰捨舟而陸桑野沃衍可喜望兩山嶽崑互複中諸峯巖狀如爭獻瑰璋一峯爲儕輩所懷

如墮其脇獨高絕處闐然不能匿春寒薄陰餘雪晶晶
離離爲之目奪心誘於千仞之表卽黃鶴峯也緣溪行
水漸狹漸清石子五色布散被以荃蒲蒹苔綠縹如洗
旁多古櫟大松或欹或直行且翫入寺曛黑矣向主僧
借榻畢復走寺前左偏小石橋上橋下爲潭亭面橋萬
竹翳亭後時陰靄四合眺睂不可辨惟聞泉籟淒戛瓦
雪釋雷旁睨有怪梅臨潭上始著花潭氣鏡空晃激花
上縞幽曜冥光景奇絕少選片月出林表龐龐微露人
影靜對不足寺門欲闔歸宿東廡之樓下月轉寒徧相
與賦詩未就起視殿角一小山隄平而椒銳沈碧近人
達旦視之叢灌也十日澄霽僧具粥已引余輩取徑寺

焚樹山房文集卷六

四

後循東麓下溪中多大石陂陁隱見水漫流其上勢偃
怒殺則如鳴玉鼓絲之聲始歎坡公土肉山骨之句爲
善寫物狀窮水源得龍藏泉石裂若蛻亂泉陟崖腹得
龍洞頂平若堂左折而上爲仙姑洞口仰出若壺窺之
下黝然深稍進又一穴其深不測眾掉慄莫敢入日未
亭半別僧歸是行也敬身師李與予各得詩四首瞿作
遊錄末云以薦後之來者噫林藪巖竇之觀大塊之所
薦於屏處者以娛其湮鬱也雖文忠太虛諸公亦暫至
耳彼昧者遊之目接而神馳足蹈而趨背得不虛子之
薦乎吾與子幸與山鄰姑務屢遊以毋虛大塊之所薦
聊憶以爲記

開濬西湖碑記

代王都運作

皇帝御極之二年化浹恩沛川瀆貢珍育物之仁與天

無極特軫東南民力將興水利乃博采羣議以杭州西湖可

溉上塘田千頃近漸湮塞

詔浙省臣工亟謀開疏之宜事下前督撫議支藩庫以

役民夫未藏事去鈞奉

命運饒是邦謬荷重寄於恤亭戶蘇罷商外思所以報

效萬一竊聞古轉運之職在漢治粟內史有幹官如漕

謂主均輸之事謂筦鹽鐵而榷酒酤也唐置重臣爲諸

道轉運鹽鐵使而引水入田之法見於白公錢塘湖石

五

記宋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八路兩浙合爲一並置轉

運使副熙寧七年始於杭州置司漕挽芻粟一以歸之

其時能於官者往往以釀析河渠著聲沿及元明運使

始專理饒政則運鹽諸河尤當興復轉運之兼水利由

來久矣因願捐已貲如前所議之數畢力挑濬微臣涓

埃之忱得達

宸聽旋蒙

俞旨俯允鈞聞

命之下忻怵踴躍循視湖堤審其淤塞之狀則裏湖自

孤山路迤西向爲有力者占種菱荷漸次沮洳十之二

三焉外湖自柳洲迤南過湖心寺縱橫十餘里葑老根

深雲橫陣布姦民將覬爲稻畦十之七八於是簡委
賢員召夫以萬指計畚鍤雲集晴霽而作霖潦而止葑
者難之淺者疏之始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十日訖雍正
四年十月二十日凡闢以丈計者若干深以尺計者若
干若赤山埠金沙港諸處自明楊公孟瑛開濬後侵爲
田廬塚墓者年久湮壅遠商掘廢恐致公私驚擾欲復
如唐宋時環湖三十里際山爲岸之舊誠未易言唯是
湖面澄泓練如鏡如羣峯鱗鱗倒影在下漁舠蓴艇縱
恣所如郡人來遊者咸快舊觀之頓還早乾之有賴也
欽惟我

聖祖仁皇帝

樊榭山房文集卷六

六

省方南幸浙中西湖

駐蹕凡五今奉

上諭於

行殿供佛爲報本嚴先之地

天章奎畫照映湖山魚鳥翔泳久久被澤恭以餘財葺
棟宇潔圻塤青紅楹檻煥然浮動于水雲光影中蘇公
堤向爲水齧基址日削則將所浚葑泥加庫爲崇凡三
尺增隘就廣凡尺許而城內中河西小河之與湖流交
通者亦浚之以利舟楫東河受蔡河橋外沙河之水爲
鹽艘運道除污展清所以盡厥職也總會計之實費銀
三萬七千七百兩而開湖之役始告備夫經理西湖自

李鄴侯白太傅以來莫如蘇子瞻楊溫甫子瞻既疏利害于朝復具申三省籌畫明悉無可摘索而御史賈易已劾其科騷部內以事遊逐雖廢格不行宰臣未免有兩罷之請溫甫力排羣議銳意行事終以清理包占地蕩爲豪右所忌二公雖功在後世所遭逢何其難也今釣於二公驚劣無能爲役伏遇

聖天子在上濬川距滄邁舜禹之鴻績舉久墜無窮之利而施於民不待倡議於有司且閔微勞加以四級若前撫憲傅公下情旣不壅於

上聞今制府李公督率有司以觀成功然則釣之才雖遠不如蘇楊而釣之遭逢極盛寧非二公所深願不得者哉事旣竣餘銀五千兩買田若干畝使籍田戶之租視葑稍生卽募人剗盡歲以爲常繼是毋廢墜毋侵冒不必設開湖之司立撩湖之軍所以爲此邦生齒計久遠者在是矣爰記顛末以諗來者

田家灣志

入杭城北武林水門二里而近有地曰田家灣故田家橋也橋廢而地存當水洄曲處土人遂呼爲灣若揚之茱萸蘇之明月之類至問田氏爲何人則土人不知考之圖乘亦不詳所始偶閱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有云田家橋在北關門內莫知名橋所自開禧時朝廷建宅以賜田俊邁之子蓋有兆之于先者按宋史寧宗紀開禧

二年韓侂胄枋國五月下詔伐金以池州副都統郭倬
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績郭倬等
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
與金人乃得免三年八月有司上開禧刑名斷例斬郭
倬於鎮江不書賜宅事惟岳肅之程史云郭倬等受圍
蘄縣大酋僕撒索董者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
我人而啟釁端執以歸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州
帥司提轄余永寧勸倬執俊邁與金人乃折箭爲
誓啟門以出二將後朝廷命大理正喬夢符於京口治
俊邁獄永寧磔死倬棄市汝翼以不出語竄瓊州俊邁
家賜宅予官正葉紹翁所紀田家橋賜宅爲先兆者俊

屠墟廟志

雍正乙卯寒食日予汎輪歸自西溪憩於古蕩見有奏
伶樂神者問其廟曰屠墟也問其神曰城陽景王劉章
也予悚然曰有是哉王之功在漢社稷人心尚不泯邪
溯王以高帝孫齊王子弱冠入宿衛維時娥姁札晨外
族構亂妻王祿女規爲密黨天祚漢室悉其本謀歌言
田意酒行軍法遂首倡大義告齊發兵陰結平勃北軍
左袒擊產斬祿如殺狐鼠方是時安劉氏者平勃功爲

多惟王實始終之若嬰若寄若窟若通若揭皆倚以爲強因之集事使非齊國稱戈未央入衛則外兵莫召禡祿魄者無人南軍尙存斷產頭者恐不勝也王初封朱虛後封城陽後漢郡國志建武中省城陽屬琅邪國漢書地理志朱虛縣亦屬琅邪郡王薨人思其功立祠於其國而郡國亦多爲立祠劉盆子爲王之後軍至華陰齊巫鼓舞祠王以求福助逮獻帝時濟南立祠至六百餘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曹操爲濟南相國乃毀壞祠屋禁絕吏民不得祠祀應劭爲營陵令唯聽朱虛與莒歲再祀備物而已是王之祠盛於東京衰於當塗不謂錢唐一隅空林古水側尙有儼然尸祝之

者夫漢德在人心則王祠不可毀光武於盆子之降猶言宗室無蚩者使食均輸終其身肯絕王祀乎操自少時聞許子將亂世姦雄之評輒大笑自憲則其睥睨漢鼎蓋不待董卓弑逆之後已於毀王祠屋見之故禁賈人導從迎神可也毀祠絕祀不可也王沈魏書載其事云世之淫祀由此遂絕陳壽削之第云禁斷淫祀而已沈襄其詞曲筆之一罅壽沒其實良史之一失故於屠墟廟志之

機神廟碑

古者蠶有先蠶竈有先炊牧有先牧嗇有先嗇蓋祭先代朊始之人以明報本之意所謂有功則祀者也杭於

東南爲大府桑土饒沃筐篚織文之貢於是乎出國家常以內務重臣董其事置局城西而羣工匠多家城東舊有機神廟地陔制陋隸於局者與自爲繪以鬻者率私錢拓而新之獨無表石之文不知神所緣起懼無以示將來答靈貺因謁記於予予惟機神不載祀典觀其爲器則有杼有軸有耑有膝有榱有樓有鹿盧有躡有綜佐之者有杓有梭有篋有繼車蓋一器而工聚焉冠帶衣履天下厥功甚大寧無神以主之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杼以便其用高誘注云伯余黃帝臣也一曰伯余黃帝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伯余非黃帝可知且帝嘗製

欒榭山房文集卷六

十

五兵製指南車製華蓋製六律六呂製九針豈一手足之烈哉上有敦敏之君斯下有神明之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物初於臣功歸於帝然則機有神非伯余莫屬矣考唐織染署有七月七日祭杼之文史記正義云河北織女三星主果蓏絲帛詩所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者是也其祭以七月七日則附會七夕織女詣牽牛之說與乞巧俗類今廟象袞冕儼然無玉珙雲袿之飾與唐祀異稷之配殿人易柱而棄說者以爲禮之善變傳曰天道遠人道邇機神雖私祀殆合於禮而知修人道者歟今

天子躬勤儉以御世垂宵衣親澣濯虎旅龍驤之士皆

衣大布神於斯時效職甚易而羣工匠之荷神庠者正
未有艾乃詳其說俾鑱于石復爲之歌以樂神曰神
之降兮軒邱之廷易衣皮兮以緯以經神之妥兮東城
之宇司衮衣兮爲黻爲黼染人五文兮恍氏萬縷貢尙
方兮及我兆庶練日兮辰良紛巾舞兮浩倡靈風靈雨
兮澤我流黃湛清酌兮瑤席萬斯年兮享祀無斁

重修洞真觀碑

洞真觀者在浙會城東北隅平安坊祀火星也道家有
夜中於星辰下陳設酒脯麩餌幣物上章於天皇太一
五星列宿之儀故主以道士而名之爲觀鄭子產禳火
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今者就太陰之位當蒼龍之

樊榭山房文集卷六

十一

尾生爲木子制爲水妃祠則高屋祭則盛夏酌之古典
庶無違戾然子產所祀者高辛氏之火正黎所謂吳回
祝融孔穎達以爲卽同祿也火星之祀其非歟曰何可
非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三曰命火謂熒惑
馬融注尙書言之赤帝赤燁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春
秋文耀鉤言之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五德之帝赤
燁怒其一焉鄭康成注禮記言之天神之貴者太一太
一之佐曰五帝赤帝赤燁怒顏師古注漢書言之夫顓
頊命黎司地屬民使民神有序絕地天通而熒惑位南
爲禮爲祝爲執法爲方伯司察妖孽民克由禮而祀之
以禮亦猶行古之道也觀初於宋紹興三年元至正明

洪武中屢修而圯 本朝康熙二十七年道士李明山者葆真抱一維持科戒顧茲頽基思加崇飾遂乃徧走信人繕完大寢功未迄就遽示解形嗣法孫楊子諒篤志道門踵事彌勇丹楹刻桷左城右平之制次第增麗拓其外爲三門規其左右爲關壯繆祠爲天醫殿又闢其後之左爲重閣上庋斗姥下安天地水府三官像宴頤叢霄恍惚萬靈所以夾輔火維用昭享錫也觀夫閑宮邃宇闔陰開陽藏涵耀於無形泯赫戲於未兆陶品物以運洪鈞瞻羣生而扶有極於是郊燔柴朝庭燎祭炳蕭尸糝俎昏執燭燕抱燠卜楚焯喪熬穀田焚萊儼傳炬雍烹飪冶爍金司烜氏以遂司燿氏以救挈壺氏

以爨剪氏以薰蠅氏以灰柞氏以化糶氏以燒季春出之季秋內之夏至禁之冬至改之畫之以圖司之以龔瑞爲流珠厭爲方井腦譖出髓畢方蚩尤旣滅甘雨孔時明盞在陳嘉牲在俎神其居歆可以禱安宅可以祚豐年矣夫五緯在天而精氣常接於人况鍊師等齋心凝神浴蘭被芻詠空洞之靈章佩紫臺之眞誥其爲感假又不可以恆情測也乃礪貞石請文紀事并系以詩

曰

宿列于南三十三祀行乎周天四靈允懷尊赤氏兮神棲于北維億萬齡奠乎澗河百神環衛配元冥兮聆隧之信今徹其餒炎德順兮營室之中大役土功羣心同

兮重欄複廟金眞監醮景福以召兮山尊濯杯青蘆沃
災協氣以回兮摘文道古旌神之宇兮茅館尹樓龍漢
永侔兮

重脩錢唐西溪天曹廟碑

杭郡西七十里有縣曰餘杭萬山環其郭大溪截其野
溪源自大滌東西徑天目諸峯積黛障天鬱蒙雲霧吐
溜泄瀑奔盪奇猛夏雨所會雷輒濤怒彌原冒險漂汨
田舍錢唐西溪當餘杭下流鄰邑其壑鄰民其魚維神
生有漢熹平中來令茲邑乃度溪南地築塘以瀦凡三
十里西北建石牖以瀉於溪號曰南湖民懷其德立廟
湖上後唐長興中封太平靈衛王而西溪民亦爲廟祀

錢樹山房文集卷六

三

今俗所謂天曹神是也西溪俗以二月十五日爲神降
日絃匏鏡吹翠旂金較導神行村落聞鵲尾之爐鷓斑
之香士女擎蹠熏燎煙燼不絕於道與餘杭同蓋猶魏
人置豹祀秦國思鄭渠二千年如一昔風雖近巫官無
厲禁夫嚴其始生而隳其棲託華其鹵簿而撓其棟宇
非神依人人妥神之意也雍正十三年春神降日夢於
氓曰將新吾廟於是里耆老某某等奔走相告曰吾溪
滄民藉神祐旱禳而澍潦禳而縮疾禱而起況神有命
集斤召鎔其曷可已未朞月庭廡翼然丹碧爛然寓馬
如蹠土偶如訶神俛冕晝衣端眎於朱龕繡帷中捍患
之報不懈益虔禮也從兄鷓居西溪來請記於鸚鵡惟

酈道元注水經於漸水下詳神防水且有移築縣城之事歐陽永叔修唐書地理志於餘杭下記歸珖開湖築甬道因神舊迹神之功德昭然簡策久而愈光非故老傳聞之比并以告後之嗣事神者神陳姓諱渾乃爲之歌俾以迎享送神其詞曰

水滄瀾兮山嶢嶢神朝遊郭文之宅兮暮沂尹公之潮上湖月出兮下湖風飄望神之來兮吹洞簫下西溪兮極浦拜蠶媪兮茶戶竹掃壇兮花代舞潔玉几兮雲疊炎靈歇兮神享恢斤鹽蚩尤兮陋汾臺駘千金竭兮千頃陂兩黃鵠兮繫我思割雞釐門兮麗牲樹碑貯蠶兮靈威無沴兮無饑昔黃綬兮今衮衣吁嗟令兮吾誰與

樊榭山房文集卷六

古

歸

重建揚州雙忠祠碑

宋德祐之季國亡君降士大夫將帥之臣死封疆者相望不絕論者以爲尊賢養士之報而大義卓犖照灼百世首稱信國文公與文公異跡同心者則淮東制置使李公庭芝通州副都統姜公才其人也當元兵破襄樊下沔鄂取安慶略蕪湖沿江諸郡望風投拜勢如拉朽惟兩淮閩廣尙全淮東得李公開濟之才爲之鎮姜公以驍勇佐之隱然示敵爲不可犯文公遁入真州初欲結兩淮以觀後效訛言說降給使出境微苗再成幾不免於李公之手假而天心悔禍將相協謀號召淮西兵

揜金陵以截京口天下未可定也乃李公既拒文公不
納夏貴又以淮西降長圍之策日堅兩宮之劫不果於
是收燼背城血戰日苦登陴焚詔易子繼糧而兩公之
心力殫焉然兩公猶欲航海秦州遠赴益王福州之召
高靡楚胥望未絕也迨朱煥以揚降孫貴胡惟孝以秦
降不死綏而死執可謂得死所者已文公從北軍來狂
夫猶將阻之此其跡之不得不異者也一旅以圖存九
死而不悔此其心卽文公之心較之禦敵無策臨難授
命者加一等矣前代旣祠文公於揚州本朝圮而復
脩兩公亦有祠於廣儲門外梅花嶺側歲久不治化爲
榛莽惟綽楔存州民老稚撫迹悼歎友人馬君嶰谷亟

樊榭山房文集卷六

五

白當事出私錢購材市甌爲屋三楹築門繚垣奉兩公
粟主其中牢醴邊實以時享祀君子謂是役也以義舉
是財也以信施鶚客馬君所樂觀厥成爲之記并系以
詩曰

有宋之南相賈召患劫盡紅羊謠成白雁桓桓李公鎮
是淮東奮怒誓師環甲手弓將軍曰姜身先陷陣不金
而鼓敵人大震黑雲壓城落日照旗鑿輿莫要糧罄士
飢帥眾七千蹈海靡悔龍種猶存叛將內潰坡陀碧血
灑此蕙灣信國同心夏貴厚顏旣考新祠酌酒憑弔我
作銘詩比於雙廟

樊榭山房文集卷六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七

錢唐 厲 鶚 太鴻

張昭論

孫氏初起江東有會稽丹陽豫章吳郡之地桓王不幸死於貢客昭受遺輔政奉孝廉於戎馬閒犯顏強諫有大臣風而位亞三司不登丞相權真多忌哉將毋烏林之戰昭勸迎操委質策名之義安在權之秉衡炯如也夫昭習春秋覽羣書寧不如瑜之知操爲漢賊也特懼於稚琮以荆土降曹兵號八十萬將有水陸席卷之勢不勝欲保妻子遂舉討逆破虜之遺烈一旦思灰滅之壽雖不書江表傳言之詳矣然壽誠良史魯肅吳之鄧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一

禹謀定鼎足與武侯埒乃討祖戲表斥爲少年麤疎者昭也厥後勸迎操者眾非昭誰倡邪裴松之以此段爲忠且正駟其可追哉使昭之言得行吳之君臣將稽顙許下求守舊國之不得昭烈安能據上游帝全蜀邪是操之迎不迎吳蜀興亡共之矣天祐孫劉以敵曹故生肅瑜並時耳軍旅之事將軍後酒食之事將軍先誕之嘲昭有媿焉迨公孫淵在遼東懼魏稱藩昭策兩使之不反有如著蔡彼利害不切於身已所見誠遠且大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昏人臣之懷二心未有如昭者也壽猶以爲忠譽方直動不爲己夫以方盛之吳而欲折入於魏彼譙叟者將笑之矣

八
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總論

通天地人曰儒儒者蓋無所不通之謂而天地人之故
殺於典制列於政術紛綸雜出於經史百氏之中非貫
穿而會粹折衷而指歸具上下千古之學識而殫精銳
志於數十年之久則傳世行遠往往難之唐京兆杜佑
著通典宋鄱陽馬端臨著文獻通考莆田鄭樵著通志
世所稱爲三通者皆百王憲章之所寄歷代掌故之所
存靈易優劣其間乎若綜而論之則通典通志之得失
均當以通考爲斷何也古者右史記言尙書是也左史
記動春秋是也而周禮一書則六官之典燦如列眉一
代之制洞若觀火司馬遷繼獲麟作史記特初例爲八

書以該前代之制班氏之十志因之唐初則于志靈李
涪風顏師古等作隋書諸志該五代之制論者以爲各
盡其才故文詳而事核劉秩本開元六典倣周禮六官
法爲政典三十五篇自黃帝迄唐天寶末佑以爲未盡
廣之爲通典凡八門二百卷于遷固諸人書志之後沿
革損益先經後史無不畧分而縷析之馬氏以爲綱領
宏大考訂該洽蓋如江河有源星宿有斗服膺至矣若
夫節目未備去取偶乖如敘選舉則漢魏秀孝之科與
銓選不分敘典禮則康成讖緯之言與古制相混此其
有大醜而不無小疵者也其後宋白作續通典失傳已
久魏了翁作國朝通典迄未成書而鄭氏通志稱馬夾

以決其是非同異之所定所謂文獻足徵其在斯乎故夫三通之書杜氏開其原馬氏竟其委鄭氏其支流也合之浚儀王氏之玉海慈谿黃氏之日鈔儒者欲通天地人之故舍是無由矣

厲氏考

吾家族譜向在明州首載三國孫氏云至秀改姓案吳志孫泰子前將軍秀奔晉裴松之注引江表傳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是其事也譜相傳已久族人莫有知其繆者無論秀爲夏口督將妻子奔晉爲驃騎將軍皓之改姓是其追怒不應尙有子孫畱吳廣韻注漢有魏郡太守厲溫洪适隸續議曹掾鄧厲溫顯相則在吳前已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四

有厲氏不始於吳考鄭樵通志氏族略厲氏或作廊姜姓風俗通齊厲公之後望出范陽今東陽多厲氏王應麟姓氏急就篇亦同又陳士元姓觴引姓源云炎帝厲山氏之後今案春秋經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預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禮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鄭氏注厲山氏卽神農漢地理志隨縣故厲國太平寰宇記隨州厲鄉西有塹兩重中有神農宅宅中有九井厲山在州西北八十里由齊厲公之後言之眾仲所謂因諡爲族是也由厲國言之眾仲所謂胙土命氏是也而總出於炎帝神農氏國語云帝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齊許申呂由太姜杜氏左傳注太

岳神農後堯四岳也故太公謂之呂望封於齊其後由齊得氏者吾厲氏之外則太公之後子將具爲將具氏因尙父爲尙氏因望爲望氏居於營邱爲邱氏食邑陸鄉爲大陸氏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爲崔氏文公子高爲高氏孫僂食采於盧爲盧氏莊公子廖封于隰陰爲隰氏桓公孫慶克爲慶氏至漢避安帝父諱爲賀氏以諡爲桓氏孝公支孫爲孝氏懿公後爲懿氏惠公子子襄爲子襄氏孫子雅爲子雅氏子尾爲子尾氏頃公子子工爲子工氏子勝居雍門爲雍門氏孫子旗爲子旗氏公族受邑於檀城爲檀氏食采於高堂爲高堂氏皆鷹揚之支庶釣璜之苗裔也南北朝尙譜系之學故百

家之譜辨宗之錄中表之簿多所撰述唐世猶相傳不絕而林寶作元和姓纂乃不知己姓所自來此後益糺錯不可考族子珎請予修譜方錄錄無暇姑辨得姓之繇以俟異日

漢西京無太學辨

漢書藝文志禮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注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儒林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注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官同一曲臺也如晉與服顏其說互異間取漢書及三輔黃圖覈之而知

晉灼西京無太學之說非也翼奉傳孝文帝躬行節儉未央宮獨有前殿曲臺王尊傳成帝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是曲臺爲未央晏游之所行禮習射當屬偶然不得竟以射官目之武帝初因竇太后好黃老非薄六經學校未立自董仲舒有興學之對公孫宏有立博士弟子之請元朔四年迺下令禮官勸學之詔太學之立當卽在此時班氏武紀贊云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夫此九事者爲孝武一代美談且以興學冠於修郊改朔之首其大書特書爲何如耶至成帝末或言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員三千人此西京太學之炳然見於儒林傳序者迺曲護晉氏之說者云本西京之初言之夫后倉以詩禮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爲宣元間人不應注后氏曲臺記援西京初以爲之說也不特此也王褒傳云益州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在選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又鮑宣傳云宣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夫曰太學下則實有其地矣鄱陽馬氏立學校之官元未嘗有庠序之說皆述晉灼而誤焉者也徐天麟西漢會要云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恐卽王莽所立不知兒寬上武帝壽已有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之言河間獻王來朝

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注明堂辟雍靈臺也是辟雍武帝時已立之徐氏又云黃圖漢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疑卽辟雍蓋本蔡邕異名同事之論不知漢制辟雍太學自有兩地觀世祖建武五年營起太學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辟雍爲天子養老大射之所太學爲博士弟子授業之所西京立辟雍雖未舉行養老大射禮而太學賢士之關自昔已然故黃圖在長安西北七里與辟雍並峙彰彰可據師古注漢書多引黃圖以釋官殿特矢援此條爲晉灼刊誤耳記云建國君民敎學爲先太學者首善之區風化之原也漢承秦弊學校廢黜高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已開尊崇聖道之端至武

樊樹山房文集卷七

七

帝雄材大略始舉久廢之鉅典毅然行之天下學者靡然嚮風此誠百代之宏規後王之盛法也如晉灼之云則有善不書班氏何以稱良史哉

里與朝齊襄公復九世讎議

古史異書卷之九

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以爲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故諱之而不書齊滅所謂九世之讎者哀公烹乎周紀侯譜之烹哀公者徐廣注史齊世家云夷王鄭氏詩譜云懿王也或問其說之是非請酌而議之曰復讎之義見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卽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

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眾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服盡服盡則讎盡故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定公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侯會夾谷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其不然矣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義

鄭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紀侯但譖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應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胥入郢撻平王之墓左氏紀郟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疎矣乃子胥不聞其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於哀公齊風雞鳴序刺哀公之荒淫還序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覲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之譖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誅彼讎及九世云者衡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齊同姓國也又嘗同盟于黃前

此齊師遷紀荊鄧郢三邑紀季以鄙人于齊齊侯之利其地也久矣穀梁傳云紀侯賢而齊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董仲舒繁露亦云紀侯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甫田之詩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滅同姓無親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說鍾元常所謂賣餅家者也

李烈婦贊并序

烈婦姓李氏衢州龍游人嫁爲江都羅經甫繼室當乙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九

西圍城破自焚而死者也一時同死者十有二人妣劉氏妾梅氏李氏婢菊花前室女曰宦一幼女六人無聞焉方兵入時烈婦泣辭姑與經甫使經甫扶母挈前室子都亟奔匿事定後得燼骨亂不可辨可辨者婢一足而已乃爲合家葬之隋故城址烈婦孫烏程明府愀求桐城方閣學苞之文以表之鸚讀其文而愀然以悲肅然以敬曰春秋書宋災伯姬卒待姆而宵不下堂也左氏則以爲女而不婦穀梁氏則以爲盡婦道夫宵不下堂懼有辱也曾婦而不懼辱乎唐天寶七載詔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宜置祠廟祭祀烈女自周迄漢凡一十四人宋共伯姬則祀于譙陽郡祀其盡婦道焉耳如烈婦

者宜有穀梁氏之評與天寶之祀乃薰盥而爲贊曰
懿哉烈婦龍邱蘊靈影潛壺闕語絕廳屏遠適淮左動
如禮經鼓角鳴地危堞將尅火浣其身玉潔其德戈鉞
震驚懼同宵行可滅者身不滅者名先後左右嬌鬢稚
齒骨藉塵香魂飛燄紫從祀附傳宜祝宜史宛宛青閨
守貞視此

節婦田孺人傳

孺人姓田氏江寧人處士銳玉女生而淑嫻動循禮法
父母奇愛之年二十五歸于汪處士科裔處士家故貧
當孺人入門時舅修孺疾已亟孺人屏妝飾視湯藥惟
謹舅疾竟不起孺人姑泣襄大事含斂盡禮姑蔡孺人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十

慰之曰新婦良苦孺人事蔡孺人能順適其意凡家事
有無緩急不敢聞蔡孺人而與處士謀鬻鈿珥供晨夕
者數矣處士病歿孺人年僅三十有三男子夭其二幼
者方在乳蔡孺人二子已先歿季子振生七齡耳汪氏
故歛產自其先世挾鹽筴僑居淮南明季被兵家破因
流轉至江寧以故骨肉屬媿之可倚者絕少當是時婦
姑相依稱未亡人撫兩孺子寒燈破竈零丁孑孓見者
莫不酸鼻孺人素精女紅常達旦不寢凡得衣食必先
稚叔而後及其子英男英男四歲病目喪明孺人顧而
悲曰嗣吾夫者廢人矣旣而曰若叔長無慮也益課振
便就學振讀書能通大義逮弱冠念家貧無以爲養遂

從懋遷之術稍稍得自活蔡孺人卒孺人居喪極哀慕
振爲英男娶婦同居贍給之與已子等所以事孺人者
有加禮乾隆丁巳九月孺人年七十振告四方能言之
士乞爲詩歌以頌孺人之節孝而以傳屬樊榭生
論曰禮經於嫂叔有推而遠之之文蓋據其常而未盡
其變也善乎魏徵令狐德棻等之議曰世有長年之嫂
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稱情立文其義安在
今觀振之於田孺人且欲報稱恩義於垂老之際何其
篤摯而循謹也殆鄭仲虞顏宏都之流再見於今日乎
若孺人者不踐二庭緒延兩世方之古列女何多讓焉

張卿子先生畫像讚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七

猗嗟先生淵機研理早游上庠文辭清綺顧廚名逃桑
海時徙舍華隱曜期山期水晚託於術探丸起死真冷
猶存彭殤一視我讀遺詩松風入齒百世之下孰傳高
士

數帆臺銘

爲杏蓮坡作

觀葉作舟其用在帆帆以使風如馬脫銜凡舟之具楫
師是監得帆而行如口畢緘中山有言沿吉沂凶我眠
於沿憂心有忡東坡有言順喜逆怨我眠於順亦足致
困道家所忌惟在滿盈飽如張弓敬慎勿傾直沽之西
衛河之潁林際臺平煙檣如雨風清日美不聞柔櫓何
來白雲頻移遠樹臺上有人微涼吹衣陸居久安摧幢

息機僂指可數歸鳥與飛我羨斯樂言印郊扉

澆藥井銘

并序

馬君嶰谷穿井於小玲瓏山館之陽得水清而恬色白如乳甄甃四旁上覆磐石而穴其中以汲地統潮故乾不竭有厚積之道焉脈通淮故雨不溢有持盈之道焉是井也使居市闔間則洮頽凍浣者汨之將異卉之羅生上品之藟蕭仰雨于天而不得其漑者何限邪善其得地與用故命曰澆藥之井於是樊榭生爲之銘曰圓瀾不翻穴彼雲根柳汧鳳門晄盈珍叢續綆連筒春葩決紅夏歎芝焚啟幕出雲灑葉遠聞溼垂斗筐葦咽銀牀冬回微陽靈源幽修潛竇仰流迺應物求中有黃芽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七

漱嚙孔嘉孰爲唾邪嚴霖三田逍遙永年視此珉鐫

答金華馬使君啟

使君閣下忠貞慶裔遼海華宗治冠百城名高八詠辱爲忘分下賁衡門旋謁清塵已辭行館閒日使至獲奉良書以文毅公遺草鶚會僭爲跋尾數典而不忘其祖論都而敢言作序乏蔚宗之筆難形溫序歸心無陶八之丹幸覩顏公芳札附名已忝損惠非宜酒波挹穀水之清脉拍是洞天所產大蘭戲册久付鹽人女麴量材兼勞陶正膏腴飽德馨逸醉心感佩曷窮瞻拜有日伏惟俯賜鑒察謹啟

徵刻宋詩紀事啟

東都南渡萃兩宋之精英，與寫晨書緝一朝之風雅。有集者存其本事之詩，更爲補逸無集者采厥散亡之什，如獲全編。正史參諸稗乘，官階譜系必詳審音，卽以知人治忽，貞淫可睹。宮闈起化首尊帝后，宗潢閭里成風。下拾街談鄙諺，爲西崑爲江西詩派之源流。具在曰元祐曰慶元，黨人之述作靡遺。他如五季降王，讖成天水。百年遺老，淚盡冬青，莫不詞激風雲，感均頑豔。亦有羈絀南冠，操土音於雪窖，江湖下士備公案於梅花玉臺。可擬豈徒誇清照能文，貝葉堪書不止學。惠崇選句續夷堅，今秋墳鬼唱仿真，誥者天谷仙謠，以至大遼大金之使輶軒有詠而識鄰敵之強二惇二蔡之徒，構机工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三

吟而知亡國之自雞林價重，曾聞屬國陪臣翠袖才多。爭說上廳行首，苟片言之足採，雖隻字以兼收。此則宋詩紀事之大略也。稽其家數三千有奇，惜此工夫二十餘載，慮鈔謄之難爲力，必授梓以廣其傳。頭白而竚望汗青囊，澀而惟餘字飽用，告海內名流共襄盛舉，捐十金而成一卷，謹錄芳名垂不朽，以附古人勝爲佛事。

祭汪舍亭文

昔李玉溪謂劉司戶義兼師友，匪曰游處哭諸寢門，敢同斯語。吾黨於君有如所云，惟君之存淵懿，特傑言爲職志行爲圭臬。逮君之亡，罔不盡傷。玉樹著土金刀掩銘，憶君儀貌，頤豐眉秀，胡遽摧殘，不獲上壽。君於經史

晷不停編自作籀注別爲鄭箋以手送文執聖之權輔
翼宋儒刮垢攻堅僅充秋賦已及中年春卿捨材屢曰
舍旃君安若素殆有命焉視君所養夷白於內人則躁
擾已則恬退泌水之詩天山之卦與松喬游殆未有艾
奈何牽疾寒暑三逾滋以藥餌榮色漸敷有才子者被
褐握珠將踐文壘拔其蝥弧病肺而天如邢惇夫君在
客館聞而驚呼慟甚病劇歸舍卧輿憂能傷人斯語不
誣便接凶問詎非天乎概君生平孝乎唯孝仲季似之
是則是效仲也多文鳳羽騰踔振君之緒將食其報神
明有知或損悲悼發之三洞明之四窗君昔懷仙鼓楫
濤江風馬遨嬉歸來鄉邦故鄉之侶襟摠抱寫湖讌山

樊樹山房文集卷七

十四

酣酒城吟社非我春秋不泯風雅髣髴曩期盡茲一尊

汪君嘯園傳

君諱士嘉字國英嘯園其自號也世爲歙人居蘆溪祖
良璧越國公七十四世孫父鳳冠俱有隱德君生而穎
悟讀書能通大義期以科目自奮稍長食指日繁慮不
足營養遂從事廢著出游楚閒歲歸必具兼珍承色笑
以爲常中年父母歿興生日益饒每思親不及見夜輒
淚浹枕席君自奉者甚儉其然諾不苟抱義好施出自
天性秦人有某者落魄楚中積年君貸使經營不立券
不責子錢泉折閱貸之如故某嬰疾遽歸君不問也逾
年某疾革語其子曰我不可負汪先生其子奉遺命至

楚如所貸數歸君人兩賢之楚地瀕江漢屢患大水漂
發冢墓君捐金置榘募人埋藏在里中首葺宗祠兼治
橋道族人婚嫁衣食之不給者往往資焉生平沈默寡
言笑暇卽鍵戶靜坐不爲朋從徵逐人有以緩急告謀
畫再四必使得所而後卽安性喜買書籍集經傳史無
有厭足曰吾以遺後人也雅不好術數新安俗頗重青
烏家言徼幸後福多所拘忌常有數世暴露者君曾王
父母王父母皆淺土泫然曰人憑地理我憑天理耳亟
擇高燥地裹事近有日者云年七十五當有龍蛇之厄
君亦不以介意竟以戊辰年卒於楚臨終語不及他惟
以客游曠日未葬父母囑累其子配許氏子一人祖榮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五

論曰昔曾南豐許孫渥云古今論人行義者務摭奇以
動俗或事高而不可爲繼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予
於君亦云而愚者顧惜費省財遂若君爲人所不易到
嗚呼君可謂不徇俗者矣

吳人

張曠菴先生墓誌銘

高晉煥撰吳壽春書曾王

先生諱韶聞字六英曠菴其自號也世爲錢唐人曾大
父維藩太父文宏縣學生父廷琦縣學生先生幼卽端
重言笑不苟從外王父朱全古先生遊朱先生爲前明
耆舊學有根本先生盡得其傳康熙庚申補邑諸生操
履方潔不妄交當世好讀周易老子書恥以巧利滑其
生術年十九遭父喪恐重傷母意茹哀節歡農父未嘗

離側母老失明意忽忽不樂先生迎女兒於家相與扶侍慰安之歲以爲常閒居開門授徒著錄甚盛舅氏朱公顯思官青浦令書來召先生母勉之往乃往餽簞文簿閒匡贊必持平恕有因先生私謁者峻拒勿通用是舅氏得治聲未幾念母謝歸孝養益篤居子舍者六十年人謂母雖天壽先生頤樂之助爲世所希觀焉所作舉子業一準先軌不肯漫靡骫骳以悅流俗故試輒不利逮母歿遂絕意進取以樸學誨其子燾嘗曰唐重詩賦而輕明經然帖經經問猶宗漢晉諸儒自明制墨守一家取便試文衍寫不可施於實用經學何賴邪燾能守家法爲古文辭卓卓有可觀行省大吏及四方人士

皆雅重燾走幣致書常溢堂下因得束脩之入以奉先生先生晚號松筠老人斂性嗇神言不及戶外事畜孤甥甚有恩紀與人文白首無選暇時有所論著往往爲人持去今其存者有餘閒隨識蕉窗閒話松筠老人集共若干卷藏於家生順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以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卒享年八十有三初娶朱孺人繼娶魏孺人杜孺人皆淑惠早卒王孺人處士鈺女年二十四歸先生先生素有田甚薄僅供餽粥孺人佐以操作養老姑能盡其力又時時攜持檢押其子不使少逸竟以勞瘁得疾卒於雍正四年七月十一日得年四十有九先是居姑朱太孺人之喪也先生遂巡思擇吉

家孺人請曰葬者藏也葬師言禍福滋惑耳盍從先兆
遂并贊先生舉元配朱孺人以下匱耐葬於茅家步梅
園圩之祖塋至今歷有年所燬筮遷改不從迫於地隘
僅以孺人合耐同域而異穴君子以爲得禮之變子一
人卽燬縣學生王孺人出孫二人九垓塔孫女一燬卜
葬以某年□月□日鶚辱與燬友屢以通家子拜公於
庭燬泣請爲銘不敢辭銘曰
學也不施於人仁也畢萃於親孰朱紱之可懷惟希風
於先民有松丸丸有湖鄰鄰後有知者曰是張先生之
墳

候選儒學教諭馬君墓誌銘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七

君諱曰楚字開熊姓馬氏考諱恒本生考贈朝議大夫
候選主事諱謙先世自祁門遷江都少補邑諸生貢入
成均候選儒學教諭配汪孺人福建布政使諱楫女孫
候選儒學教諭諱寅衷女女子一側室江氏出許嫁姊
子汪慎立君卒於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
有二孺人先君三年以七月初十日卒得年三十有九
弟曰瑄曰璐於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耐葬君於本生
考暨妣洪太恭人天長縣溝橋之新阡予向遊江淮
間與君兄弟交稔君孝友仁明性質溫粹博聞勤學淵
然莫測其底蘊而年不酬德良可惋痛猶憶乙巳秋朋
儕作古錢詩君有的人生天壤閒誰得如汝壽之句咸共

訝其不祥逾期而君竟病歿始知爲詩讖焉今祔葬有
日曰瑄曰璐乞銘于予予不文何能爲君銘然亦何忍
不銘也乃摭其事爲銘銘曰
曰橘堂君自號不踰淮屏俗好世父歿君後之貞女汪
維母儀養于揚迎于歛樂承顏供子職悲黃鵠四十秋
迨白首表烏頭聞諸朝耀閭里人皆曰君克子事本生
胥得歡爲人後蓋所難勤家督友于弟俾清門世能繼
園有廬庫有書縱弟學窮居諸君子文脫卑冗工臨池
筆成冢陰德行猶耳鳴孰司命促其生井中桑猶斬六
曙後星存者獨繁淑儷賢聲同啟柏庭歸幽宮神理存
宜有後刻銘詩庶不朽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七

奉直大夫深州知州李公暨元配趙宜人合葬
墓誌銘

當

世宗皇帝朝高安朱文端公在相位所薦引者吾浙得
二人一爲少宰沈端恪公一爲知深州事李公二公皆
深於理學能以經術飾吏治顧沈公躋通顯而李公不
竟其用調儒官以卒人皆惜之卒於乾隆元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子之綱等將擇口口年口月口口日葬於口
口口之原伐石請銘按狀公諱發枝字鹿友別字培園
山陰人也曾祖允德祖尙成父鳴臯弱冠補學官弟子
卽慨然有志於道謂學以躬行爲要必先之以變化氣

質又謂窮理乃儒者分內事朱子門人張元德於子史
百家山經地志之書無不研究歷官皆有異蹟故公於
書無不讀尤精用世之學中康熙丙子鄉試丁丑成進
士除知上海縣事上海於東南爲劇邑俗素黠而悍好
博籘競拳捷爲諸偷窟穴公始至廉得主名置其魁於
法餘悉勸諭使去期以三月一至縣呈自新狀自是民
無敢犯有以衣杵擊人額致死者左證已具驗其傷痕
僅一綫囚將不服公曰是易辨也折几足圍者墨其上
擊白版痕亦如之獄遂定巡撫睢陽湯公之斥五通淫
祠也上海城南有祠未毀民訴婦爲神所憑幾殆公詣
祠命負婦至則指衣紅像公立命夷祠斧像投於火崇

遂絕婦因得痊或騁而譁於途曰海寇至矣民相率奔
避戍將禁之不止公聞之視事如故間遣役出城諭民
民見公弗爲動遂稍稍還密覘之則訛言因估舶鱗集
也白樵使令事竣速去無滋擾民乃安巡撫商邱宋公
聞之曰李令非獨治縣有譜其定變亦將才也將以治
行第一薦會某制府好昧弗善公摭他事劾去之士庶
遮畱弗絕於道閒居二十年復以薦起知深州州地稍
僻公一以安靜爲治舊有公使錢千緡公爲革除曰奈
何以吾民膏血飾廚傳耶先是直隸州縣賣官米買補
從田分配公以其病民力言於上官上官又弗善公左
遷臨海教諭三年謝病歸年八十乃卒公孝友醇謹教

人率以身先讀書日有程課臨海人士至今傳李公家
法云配宜人趙氏處士麒女賢明識大義事堂上兩世
皆盡禮卒於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八十有五子
四之屏太學生之翰之綱仁和縣學生之紀杭州府學
生女一適周天任己丑進士孫七人孫女三人曾孫
人銘曰

李公之學能定性經子百世相緯經不爲空言發于政
先教後罰兼五聽焚妖毀廟邪不勝抑配病民以去諍
起而復蹶悲踰踰始信珞珠有三命晚罷儒官樂幽屏
盡其天年與德稱劄銘爾室從子姓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蓋思方公暨元配沈孺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三

人墓誌銘

友人方士唐遭母沈孺人之喪卜以乾隆壬戌年正月
二十六日將奉厥考蓋思先生權厝揚州之匱合葬於
歙縣南鄉之白雲巖往治幽窆伐石請銘按狀先生諱
職字蓋思生有慧性甫就學卽善解悟贈編修公深器
之弱冠補徽州府學諸生試輒上其儕偶許宗伯汝霖
視學江左以高等當餼於庠會以例貢入太學與三弟
鴻五弟覲攻苦食淡期以舉場起家贈編修公素友愛
歿之日囊無餘財先生昆季凡六人伯兄聘四弟肇聖
六弟肇耿相繼蚤世庶母丁孺人守靡他之節有幼妹
在室是時覲方遊學京師鴻又治經不與外事孤嫠待

舖下逮僮媪殆近千指先生因先世事鹽筴經理舊業不憚勞瘁資以爲婚嫁葬埋饗飧之費旣服賈卽棄去席帽使兩弟得無瞻顧覲成進士官翰林鴻亦中副榜猶子夢駟舉於鄉諸子並列學校先生泫然曰今可稍藉手以慰先贈公於地下矣先生性孝友事兩叔母以禮待羣從子弟咸有恩晚年命鴻歸里卜葬贈公及妣汪安人遺書與之曰斥家財以收族固勝於汰侈自奉也凡葺宗祠增祀田治道塗助婚斂次第舉行將議法范文正公置義田事未集而先生遽逝矣悲夫生於康熙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卒於雍正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六易簣時語不及家事惟遺命子士賡等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三

曰友人某嘗以金託我今已歿其家鮮知者汝輩當如數歸之喪事崇儉毋妄費無益亡者語畢奄然而化方氏系出漢欽侯儲後北宋時居欽之環山明成化間遠祖胡海始遷石川六傳至曾祖宜惠不仕祖秉翰贈儒林郎州同考祖隆考授州同鄉飲大賓以子覲貴贈如其官配沈孺人處士坤元女有賢孝行居恆歸心釋典然終身未嘗至佛塔廟其生之歲與先生同卒年七十乾隆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也子三人士賡附貢生蚤卒士庶國子監生出後世父士庸附貢生候選州同孫男四人起運士庸出起宗士庶出繼士賡後蚤卒起霖起霈士庶出俱國子監生孫女五人曾孫男三人嘉謨起

宗出嘉訓嘉誥起運出俱幼曾孫女五人後世儒者束髮受書卽以利祿爲念及得志鍾鼎之奉不能施及兄弟者比比也況於宗族之遠者乎先生少佔畢長牽車身程卓之術而心曾閔之行銘之無媿辭矣銘曰
挾策伊吾翛然臞儒也持籌旁午居然良賈也庇其本根以裕後昆也還金垂絕無損峻節也逢逢白雲幽塊回複于焉永藏銘不辱也

朝議大夫候選主事馬公暨元配洪恭人墓誌

銘

誥贈朝議大夫候選主事馬公享年五十有八以康熙丁酉年卒元配洪恭人享年六十有七以雍正乙巳年

樊樹山房文集卷七

三

卒先後祔葬於天長縣鄉溝橋先人之域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嗣子曰瑄曰璐用形象言以正中壠坂逶迤氣脈疑結是爲吉壤惟公并棹偏向勢稍卑窪非所以安永息迺營度高燥得地於鄉溝橋之北筮言既從將改寔焉先是鶚遊廣陵辱與令子交曾爲撰公墓祠記知公弱冠而孤不逮力養旣視葬畢訓諸子曰身後必耐我祖父母側庶魂魄有知常相依爾諸子卒從公遺言今卜新阡頗難其事會得地去舊塋可里許松楸相望神明往來於是歎孝子之曲致于親者不違先志無有後艱冥漠之中若陰有物以相之非偶然也曰瑄曰璐以鶚深知公事復以埋銘請鶚何敢辭馬氏系出鄱

陽貴與先生諱端臨後後遷祁門會祖諱尙才舉鄉飲
大賓祖諱大級明諸生父贈公諱承運始遷於揚生三
子公其仲也諱謙字幼搗太學生以例榮贈洪恭人歛
人諱嘉賓女子四人長曰康早卒次曰楚儒學教諭出
後世父恭人出次曰瑄候選主事次曰璐候選知州陳
恭人出女三一適郡庠生汪墳一適國子生張以鑰恭
人出女孫一曰楚出公幼而篤孝既早孤事母汪太君
逾謹起居食息勿離左右逮歿喪葬盡禮里黨咸稱之
伯兄恒早世嫂汪氏聘而未行守貞來歸時長子才髻
齒次子曰楚生數月耳公戚然曰是宜立後戚屬保媪
間或有以少需爲言者公以義諭恭人曰主兄公之祀

樊樹山房文集卷七

三

承長姒之歡何靳一子不以慰逝者而安生者乎恭人
毅然從之及曰康夭恭人無所出處之恬然無秋毫怨
怫也公於季弟勳尤相友愛自成童以至壯盛就傅畢
婚織悉周至平居凡戶外事舉不以勞弟心恭人於先
後間亦情意敦洽終身無間言爲猶子擇對必清門世
德有家法者諸姪女裝遣悉不異已女至疾困彌留猶
執弟手泣然不忍捨惟以謹厚自立重爲囑累聞者皆
感泣云初恭人既立伯氏後久之陳恭人實生曰瑄曰
璐恭人撫之如已出今益子束身脩行折節讀書有聲
士友間蓋亦恭人之教有以成之也嗚乎可謂賢也已
銘曰

千秋之鄉 峩峩新阡 樂哉斯邱 左林右泉 善之積也 鬱
而後宣 利其嗣人 振振縣懸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七

樊榭山房文集卷七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八

錢唐 厲 鶚 太鴻

寓簡跋

寓簡十卷宋吳興沈作誥明遠撰明遠丞相該之姪紹興五年進士改官爲江西運管嘗爲悲扇工詩忤魏良臣陷以深文奪三官不得志以卒今觀是書首簡云詩序有功於詩病夫詩者亦序之力蓋詩本以微文風諫今之爲序者曉然使人知其爲某事而作故後世以詩得罪者相屬此明遠懲羹吹壘之論也古人詩無題故待序而明後人詩自製題題卽是序哀扇工詩失傳見於清波別志陳直齋云其詩罵而非諷然則明遠固未

樊榭山房文集卷八

一

善於詩不得以序爲詩病也明遠爲葉石林弟子學有元本論說經史能闡前人所未發旁及文字技術名理超詣俱足令人領悟直齋書錄解題有寓山集三十卷周公謹志雅堂雜鈔有南北國語皆明遠撰惜乎其久佚矣

神龍蘭亭拓本跋

神龍蘭亭墨蹟明時在樵李項子京天籟閣中其子德宏摹諸石本朝秀水朱竹垞檢討得之曾爲跋尾稱其較瘦本差肥而抑揚得所骨力相稱誠爲唐人所摹今年夏日檢討曾孫繩武以拓本見貽始獲諦觀因憶袁伯長清容居士集有云開皇蘭亭真本入德壽御府

號神龍蘭亭紙前後有神龍半印唐中宗印也宋理宗下嫁周漢國公主於楊鎮故事奠雁進奉禮物一百有二十奩理宗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爲第一奩以報此本後有至元中金城郭祐之跋云獲於楊左轄都尉家傳是尙方資送物與伯長所記符合楊蓋宋亡隨兩宮入燕位左丞此其故物也生平每以不見定武刻本爲憾撫隋朝之響揭展唐代之祕玩追天水之雅尙挹粉侯之清芬可以釋然矣因書以貽好古者爲蘭亭增一佳事云

吳越武肅王登雲臺題字跋

龍山天眞寺舊名登雲臺梁龍德元年吳越武肅王建

宋大中祥符初改今額此其題紀建臺歲月刻之崖壁者也所稱天下都元帥按吳越備史載梁末帝貞明三年冬十月遣吏部尙書李燕中書舍人韋說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二年秋七月建天下元帥府於興國門之右事正相符獨所稱吳越國王與備史不合王在唐天復元年進封彭城王梁開平元年勅遣金吾衛大將軍安崇隱進封吳越王至龍德三年春二月勅遣兵部侍郎崔暉刑部員外郎夏侯冊封王爲吳越國王受封冊建國之儀一如典禮據此則龍德元年未嘗建國而先稱國王豈備史紀年有誤邪武林舊事於宋郊臺下注云錢王拜郊臺亦近焉田氏西湖志直以登雲臺爲

錢王拜郊臺是曾僭郊矣洪容齋五筆記王順伯所收吳越諸石刻梁太祖時有天寶年號唐莊宗明宗時有寶大寶正年號是曾建元矣郊可僭元可建則國王何不可自稱蓋因唐季篡逆中原無正統王雖不廢事大之禮而儀物稍用天子之制特未嘗稱帝拒命以此能保鄣浙東西爲愈於南唐閩蜀諸國在梁末帝時無建元事而自稱國王想梁主畏其強因而授之其實建國時在龍德三年也備史爲全州觀察使錢儼撰託名范垌林禹儼爲忠懿王俶之弟納土後僭郊不書建元不書自稱國王不書正歐陽公所云頗疑吳越後自諱之者也暇日遊龍山因拓得墨本裝好書紙尾俟好古者

定馬

下天竺寺山天寶六載餘杭郡太守張守信題

名跋

此刻前列監察御史源少良陝縣尉陽陵源與陽唐之望姓也其行事不可考同客于杭故名列太守上也此郡太守張守信則主此遊者也曰郡曰太守者何天寶元年天下諸州改爲郡刺史改爲太守守信則餘杭郡太守也秦以天下爲郡縣郡置守漢置十三州刺史郡守各統於所部刺史迄六朝皆然自唐高祖武德元年改太守爲刺史諸郡爲州至元宗始復前稱肅宗至德二載改百司額及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仍曰州曰刺史

矣其稱載何天寶二載正月丙辰朔改年爲載故此稱
載昔劉原父以此辨李元德蟾蜍硯之僞者也張守信
何考乎新舊唐書本紀及列傳俱不載咸淳臨安志秩
官表列唐郡守三十人其有名氏而歲月事跡無可考
者亦三十人天寶中止謝晏一人則潛氏未見此刻殊
可補郡乘之缺而出處則莫之據也惟太平廣記謬誤
門引紀聞云唐張守信爲餘杭太守善富陽尉張瑤使
錄事參軍張遇達意於瑤將妻以女爲女具衣裝女之
保母問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告母曰女婿姓張不知
主君之女何姓守信乃悟亟止之何憤憤若此耶其書
三月廿三日何廿音入二十字并見廣韻非俗書也考

樊榭山房文集卷八

四

是年陳希烈與李林甫爲相戶部侍郎楊慎矜爲林甫
所構下獄死讒人罔極國是日非守信得以五馬之貴
與賓客嘯傲湖山後之觀此刻者未嘗不爲守信幸之
矣元白湛困下天竺寺句云講石尙留天寶字御梅猶
識建炎春當是指此刻云給詩大世善富國保題詞對
五鼎傳乾道臨安志跋吳志對出對太平遺蹟題
乾道臨安志十五卷宋臨安府尹吳興周淙彥廣所修
也此宋槧殘本僅一卷至三卷無序目可稽觀其稱孝
宗爲今上紀職官至淙而訖其爲乾道志無疑吾郡志
乘之有吝者北宋圖經久已無考至南渡建爲行都則
此志居首繼之以旄愕瀆祐志潛說友咸淳志皆爲宋

人排纘予所見者祇有感渚志百卷向在花山馬氏吳君尺鳧抄藏尙缺七卷趙君谷林復購得宋槧本之半固已珍如球璧今孫君晴崖從都下獲此志雖僅什之一二而當時官闕官署城中橋梁坊巷具存職官始末更爲詳晰諸家儲藏著錄未有及此者淙尹京時撩湖濬渠綽有政績載在宋史其書更可寶也亟借錄副本而歸之

宋臨安府在城興福禪院記跋
右碑在杭城北興福院淳熙辛丑立陷置壁閒譏文者劉莊士書者周邽篆額者劉永堅字里俱莫考記稱左丞薛公昂鄉先生也興達觀上人爲忘年交捨花藥小

圃爲公結廬榜曰擇勝按宋史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寡學術初附王安石後因蔡京進仕至尙書左丞門下侍郎與朱諤林攄余深始終附京至舉家爲京諱犯輒答責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朱弁曲洧舊聞云薛昂肇明和駕幸蔡京第詩有拜賜須臾應萬回太學呼爲薛萬回京子條鐵圍山叢談稱爲薛八丈昂之人品猥瑣倭見于正史稗乘者如此記中猶以鄉先生尊之豈古所謂沒而可祭于社者耶惟施華構爲袞袞地遺跡依然荆墳檜宅過者齒冷非迦文之力所能掩矣咸淳臨安志載昂爲吳越太尉溫三世孫方虛谷謂昂之子紹彭字道祖以善書知名則其前後之閒有不

可泯者然俞松蘭亭續考謂紹彭爲定武帥薛師正向
之子虛谷當誤也記又云節使劉懋再新雕鑿靈感
觀音像一壇充德壽貴妃丙午本命長生道場移請興
福古額揭於茲宇按宋史劉貴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
帔累遷才人婕妤婉容紹興二十四年進貴妃頗恃寵
驕後淳熙十四年薨父懋累官昭慶軍節度使卽其人
也同時又有劉婉容亦有寵金人叛盟與倖醫王繼先
沮劉琦用兵高宗知而怒之遂廢元潘子素題二劉妃
圖詩云秋風吹落故宮槐江上芙蓉竝帶開畱得君王
不歸去鳳凰山下起樓臺嗚呼可感也已

元西天元興寺鐘題名跋

樊榭山房文集卷八

六

西天元興寺在吳山西南清平山之東與鳳凰山相接
宋故宮芙蓉殿也元仁宗延祐六年己未江浙行省中
書左丞相贈太師和寧忠獻王康里脫脫爲西僧高達
摩實理板的達建初扁曰西天至正十六年壬辰燬于
火子達識帖睦邇仍爲是職捐俸鼎勑以繼先志扁山
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寺僧公哥古魯依仁屹刺識巴
等題紀其事於鐘上蓋鑄鐘之年卽勑寺之年也按元
史康里脫脫世祖時入宿衛於武宗仁宗有定策功曾
輔武宗爲中書右丞相至大四年仁宗卽位出爲江浙
行省左丞相開杭城通江河以便商旅明許復齋作元
史闡幽惜其澤不廣于天下而獨被于吾浙賢相不竟

其用仁宗之過也其子達識帖睦迺以至正七年來爲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許以便宜行事是時江淮盜起使爲達識帖睦迺者輯和民人訓練軍實繕城池以固圍選將材以禦敵收苗軍之用而撫以威信識淮張之詐而討以大義則紅巾可無躡浙之虞白駒可無據杭之禍奈何賄賂滋彰庸懦日甚始則倚完者爲重以拒士誠終則受士誠之欺而殲完者卒致徽省沸狼禾中飲鳩生無功以報國死何面以見父烏在一寺之建能繼先志耶貢禮部師泰玩齋集有建寺碑載高達摩實理板的達居山中久一旦拂袖去莫知所之後有見之秦隴閒者蓋已百餘歲矣達識帖睦迺重建時又於

殿左翔屋四楹奉祠先王割田供祀皆可補此記之缺夏大理時正成化杭州府志云宋故宮寢殿基爲尊勝寺和寧門基爲般若寺後殿基爲小仙林寺垂拱殿基爲報國寺與元興而五至正壬辰七月寇至郭萬戶屯羅木橋東營與對敵市民咸登望江亭以覘寇退命軍士焚之是寺之燬卽至正十六年士誠逼杭達識帖睦迺棄城潛遁時也旣燬而翔僅及朞月士信且拆白塢以築城五寺又遞湮矣今遺趾已不可考獨鐘存萬松嶺烏龍社廟中題字陽文在欒閒上下俱鑄作蒙古書吾友丁處士敬身拓得墨本命予考證予嘗登鳳山之原空林胥井觸目蒼涼不謂鐘虛尙畱兩朝廢興之感

備焉故爲之書

董源龍宿郊民圖跋

南唐董源有龍宿郊民圖見於江南一大家係董思白宗伯故物宗伯題其上云此宋曹武惠下江南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圖也雖數百年敗素黯黝好手裝池神氣尙全上作層巒列岫林木蒼鬱泉絡石下爲大川瀕川居者屋宇雞犬參差隱見川中維舟數十有數十人連臂踏歌而來亦有椎鼓者樹旂者山下林中有燈毬二三翳濃蔭中數婦女翹袖招搖出其下噫宋師下江南源爲李氏供奉舊人曷爲圖哉且龍宿非地名畫中物色於迎師無肖也此殆寫雩祭圖爾春秋傳龍見而

雩杜氏注云龍見建己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月令云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杜氏以爲月令秦法非周典也然春秋經亦有秋八月及冬雩者因旱耳後鄭云雩吁嗟求雨之祭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何休注公羊傳又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曰政不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周禮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後鄭云使女巫巫舞旱祭崇陰也今按畫中所見以古禮參之其爲雩祭乎云龍宿郊民者其爲民請命於郊乎然則源何以爲此圖

也考陸游南唐書嗣主保大十一年大蝗八月不雨至十二年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三月而四月正龍見之期也是時嗣主僅命有司爲粥以食餓者絕不聞有徧走山川百神之舉方任用宋齊邱馮延巳陳覺諸壬人殫國用於閩楚棄師旅於淮甸未幾周師攻下壽滁等州而檀來之歌聞于海陵矣源爲此圖殆古之工執藝事以諫者使嗣主能釋吁嗟之義躬六事之責何至身殂豫章傳子逾紀而黃花水落金陵之廟社爲墟也哉若宗伯云云所謂以耳治者歟

吳禮部詩話跋

元吳禮部正傳集世多抄本獨詩話雜說一卷罕有藏

樊樹山房文集卷八

九

弄者明金華胡孝廉元瑞家收書最富嘗跋此冊及敬鄉錄云徧舉郡邑凡有聞者緝其製作履歷彙若指掌下逮崎流逸容片語隻詞亦博采旁證竟其隱伏耳目所及點綴弗遺其爲力勤而用心苦矣今去吳公僅二百載而文獻之詳邈弗得睹南渡而上人才篇什史乘軼而未收者尙倚藉諸編稍獲綜其崖略余於禮部異世子雲也因筆於簡末以俟異世之爲余子雲者諗之觀元瑞所云此書難得而可寶審矣邗江馬君半槎癖嗜異書搜剔隱祕購得元時刻本方與予同輯宋詩紀事獲觀南宋諸賢逸唱如王叔簡吳諒陳仁玉萬壽吳琳孫應時張勣史蒙卿林泳陳柏王儀鄧剡僧清壹輩

歎爲未有獨敬鄉錄無從訪求向晤東陽王丈鶴潭云
有其書恨未借抄以成合璧而爲元瑞之子雲余兩人
未敢多讓焉

山中白雲跋

元張炎叔夏山中白雲八卷吾鄉龔侍御衡圃得鈔本
于秀水朱檢討竹垞因鏤版以傳侍御晚節家居食貧
物故後琴書散落是版幾入庸販手吾友趙君谷林幸
購得之谷林好畜僻書必畱其真力於校勘弗恡流布
人閒可謂得所歸矣待御序考叔夏生於宋理宗淳祐
戊申循王五子叔夏未知出誰後宋史不載固無從考
索第袁伯長送叔夏歸杭疏云古梅千檻空懷玉照之

樊榭山房文集卷八

十

風流玉照張鑑功甫堂名功甫是循王諸孫叔夏出功
甫後無疑也叔夏父名樞字斗南號寄閑鄧牧心伯牙
琴中有張寄閑詞序云子炎能世其學者是也功甫名
偏旁從金以五行相生之次計之叔夏於功甫爲三世
於循王爲五世與袁伯長贈詩注云爲循王五世孫者
相符矣特功甫斗南之父均未審耳功甫生自朱門儒
雅好事楊誠齋以佳公子窮詩容目之有玉照堂詞一
卷斗南所作六首見弁陽翁絕妙好詞陸輔之詞旨屬
對又載其金谷移春玉壺貯暖擁石池臺約花闌檻之
句今逸其全叔夏聲律之學師承有自蓋如此鄧牧心
又云叔夏春水一詞絕唱今古人號之曰張春水孔行

素至正直記云錢唐張叔夏嘗賦孤雁詞有寫不成書只記得相思一點人皆稱之曰張孤雁二詞今具見集中亦唐詩人劉夜坐鄭鷓鴣之比也附識于首俟後之讀山中白雲者考焉

友林乙藁跋

史彌寧字安卿鄞人太師魏王浩之猶子嘉定中以國子舍生涖春坊事帶閣門宣贊舍人知邵陽軍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友林集二卷有黃景說會手序此仿宋槧本祇一卷百七十首當是別刊行者序文脫去一葉姓氏莫詳序中所謂域者觀集有鄭中卿惠蟪蟀詩文獻通考鄭域字中卿慶元中隨張貴謨使金著燕谷剽聞二卷當卽其人也安卿詩宗尙蕭千巖清疎有出塵之致雍正己酉春三月中旬借鈔于邗江馬君佩兮齋因爲跋尾

沈青門唾窗絨跋

梁伯龍江東白苧有效沈青門唾窗絨體駐雲飛十首此冊蓋吾鄉沈青門山人仕作也山人爲少司寇銳之子善花鳥工詞曲絕意仕進有前賢曠達之風卷中稱東海迷花浪仙蓋隱其名爾所作多俚紅倚翠之語未免以筆墨勸淫昔山谷老人序晏叔原小山詞云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靡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晏安酖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吾于青門亦

云雍正癸丑四月浴佛後一日南湖花隱厲鶚書于虎邱舟中

賞延素心錄題辭

唐內府書畫裝潢匠則有張龍樹王行直王思忠李仙丹輩要皆良工好手宋思陵祕閣龍大淵曾純甫審定目力雖短而裸贖諸錦綾桿軸名色不一各務精麗見於周公謹氏所記蓋古人畱心游藝不欲苟簡如是若收藏之法如趙希鵠洞天清錄所載亦可謂之詳且密矣藥坡居士有丹邱之鑒識兼清閤之儲藏此錄十則悉經講求自出新意誠寶墨之金湯繪林之干城也張彥遠云非爲無益之事又安能悅有涯之生海內不乏雅流得此亦悅生之一助云

樊榭山房文集卷八

七

湖船錄題辭

西湖風漪三十里環以翠嵐策勦于遊事者唯船爲多秀水朱竹垞先生作說舟一篇其命名有以形者有以色者有形色雜者有以姓者至總宜之名洵孟公之標致矣余暇日繙尋故冊自宋元來及近時者舊所造又得數十條連綴于後其出于先生者閒有增注都爲一編傳之士友閒以爲湖上故事云爾雍正丁未竹生日錢塘厲鶚書于無盡意齋

書馬文毅公彙草辨疑後

張伯英下筆必爲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草書雖減體

其轉折牽豎之妙惟凝靜不撓始能爲之襄平馬文毅公以名家子受知

聖祖仁皇帝出撫粵西值吳賊鳴張時公衛社力窮爲叛將所執幽繫四載竟罹兇焰惟公之節炳在丹青國家之恩流及苗裔人盡知之彙草辨疑一編則公子少宰公入粵尋公瘞骨得之於兵燹之餘者也公生平能文章王草法當蒙難日取宣城梅氏字彙爲前入草書各體分其部居一一精審公之從容就義由於所養有素此足徵矣侍姬顧氏亦能書奉公遺筆標識而緘鐫之姬亦從公死公之忠義激發百折不回千載下足使頑廉懦立而況姬之親奉巾櫛者也昔戴帥初題翁

樊樹山房文集卷八

三

舜咨所藏文丞相書梅堂扁而云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翁氏數百年世家又堅苦好學余幸他日輕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業舊遊而得登所謂梅堂者夔蔬啜茗相與仰瞻文公之清風今公文孫丹如使君來守婺州必奉所謂彙草辨疑而行計不下萬餘字其完好更過於文公梅堂二字又得賢子孫爲之世守其珍祕當復過於舜咨余因思訪仙蹤于三洞謁鈴閣于雙溪再拜展觀以證張伯英之說焉

說杜詩雲出門

柱少陵詩白帝城中雲出門初但以爲造語奇特如見山城欲雨雲氣從城門滃勃爭出耳及讀李善注文選

蜀都賦指渠口爲雲門引鄭氏周禮注云黃帝樂曰雲門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門也此唯取雲門之名不取樂也詳左思用雲門蓋卽史記白渠歌舉插爲雲決渠爲雨之比如詩之斷章故善以爲不取樂少陵直割取雲出門三字作景語使人但駭爲神化所至而忘其爲使事較太冲更騰蹕絕世然少陵亦有實用雲門者官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盡膠漆似亦有取乎出門之義也

書項生事

甲寅冬十一月十六夜飲小玲瓏山館主人許歌酒間有狐且色項生者意態融冶婉婉似好女子曲能唱情

樊榭山房文集卷八

四

殆楊瓊一流坐閒皆爲之迴腸蕩氣不復知其爲三十許人主人因告予言項生故吳產也十餘年前曾隸江淮大吏某家樂部大吏暱之令習長生殿新聲爲楊玉環項生素慧黠不數日盡其妙大吏益以爲天下聲色之選在是凡飾歌舞具金繪錦翠珠璫犀珀刻意精麗至玉環馬嵬縊後明皇泣玉環像則令好手雕沈水香肖項生像傅以粉黛飾之如生明皇泣大吏亦泣後大吏竟以賄敗項生流落乃鬻歌以食話舊事尙時時流涕憶大吏者不眯目易心以盡官事雖百項生何能進項生不遇大吏亦尋常鬻歌人未必有榮悴今昔之感如此故書其事

樊榭山房文集卷八

樊榭山房文集卷八

十五

樊榭山房文集卷八

